

忽必烈乳母的不揭之謎



忽必烈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

洪金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清華大學

古今論衡 第 21 期 2010.12

【摘要】

元人王惲抄錄的玉華宮〈護持聖旨〉裡的「老王姑」（即「鍊師王道婦」），劉岳申撰〈玉華宮碑〉中的「帶倫王姑」，以及伊利汗國拉施特《史集》所記元世祖忽必烈的庶母兼乳母乃蠻人撒魯黑——蒙元時代中西三段文獻上的女主角，是同一個人嗎？大膽假設，反覆推敲，答案傾向於肯定，謎底尚未能揭曉。

元朝漢文文獻常見譯語人名、地名、氏族名、事物名等。部分譯名的確切意涵或指涉對象，並不容易釐清或認定。即使是純粹的漢語詞彙，有時也會難以得其解。元人劉岳申〈玉華宮碑〉提到忽必烈的乳母「帶倫王姑」。推測「帶倫」是譯語，「王姑」為漢語。這般將譯語與漢語結合起來指稱一個人物的情況並非罕見，例如「胡丞相」指「胡土虎（Qutuqu）丞相」，「唐妃」指「唆魯古唐（Sorqaytani）妃」等等。考證「胡丞相」和「唐妃」之所指頗費周章，^❶ 確定「帶倫王姑」為何人更加棘手。忽必烈這位乳母的身世就是我久尋不獲的問題。這篇文章意在提出我的不解之感，請教於方家。

一、老王姑與王道婦

請從真定（河北正定）玉華宮的創建緣起說起。《元史》對該一道觀的創建，記載極為簡略。該書卷四，〈世祖紀一〉，中統二年七月己丑（二十九日，1261.8.26）條說：

己丑，命鍊師王道婦於真定築道觀，賜名玉華。（頁16下）^❷

這條紀文應當來源於一道聖旨。該一聖旨，王惲（1227-1304）當年抄錄在他的《直省日錄》中。後來，王惲把《直省日錄》稍加修飾，題為《中堂事記》，成為世祖初年極其珍貴的一手史料。^❸ 王惲死後，其子公孺類編亡父遺稿，成《秋澗先生大全文集》

❶ 詳見拙文〈唐妃娘娘阿吉刺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2008）：41-62。

❷ 百衲本《元史》原作「王道歸」。中華書局點校本《元史》改「歸」為「婦」，是。其所出校勘記曰：「按王惲中堂事記作『王道婦』，又稱『王老姑』，『有古烈婦之風』，據改。」校勘記中「王老姑」，《中堂事記》原文作「老王姑」，當改正。又，本文引用宋濂《元史》，悉據中華書局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6）。

❸ 王惲，字仲謀，號秋澗，衛州汲縣人。世祖中統元年（1260），擢為中書省詳定官。二年，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尋兼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元史》卷一六七有傳。《中堂事記》記中統元年十月至二年八月事，時人記時事，耳聞目睹，詳而可信，史料價值極高。

一百卷，《中堂事記》列在第八十至八十二卷。《秋澗集》首刻完成於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翻刻於明孝宗弘治中（弘治十一年，1498序）。兩種刻本在上一世紀分別被影印和編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和《四部叢刊》中。對照兩種影刻本《秋澗集》卷八十二《中堂事記》卷下所載前述聖旨，一字不差。^④為便利討論，容我轉錄全文如下：

是日有旨：與老王姑護持玉華宮聖旨者。其辭曰：「鍊師王道婦，賦性純正，執志不回，挺挺然有古烈婦之風。奉侍我太上皇、皇太后積有年矣。周旋之間，曾無過舉，當時雅為敬重，使之入道。為此，先帝常加賜予。已勅令真定管民官選擇佳地，起蓋宮觀，資給衣糧，仍以玉華之名賜之，以為我家祈福之地，朝夕焚誦，用報我皇考妣罔極之恩。所在有司宜加持護，毋容它人妄相侵奪，毋以差役相毒，以致不安。常教告天，與皇家子孫祝延福壽。」准此。（頁9上-9下）

所謂「是日」，謂中統二年七月廿三日（癸未，1261.8.20），與前引《元史》紀文繫日相差六天，無關緊要，可以不論。^⑤我在意的是「王道婦」這位鍊師，亦即「老王姑」，究竟是何許人也的問題。

王道婦的身世經歷，前引聖旨（以下或稱〈護持聖旨〉）揭露的少，留下的問題多。聖旨稱她為鍊師，鍊師意為德高思精的道士或女冠，可見她有或深或淺的道教信仰。她長年侍奉拖雷夫婦，既無過舉，受人敬重，為甚麼要入道，成為女冠？她的入道，是在拖雷夫婦生前、死後？（拖雷 Tolui 卒於一二三二年九月，妃唆魯禾帖尼別吉 Sorqaytani Beki，即唐妃娘娘，亦即唐妃，卒於一二五二年正月）是自願、抑受迫？所謂「執志不回」，所謂「有古烈婦之風」，不能不讓人想像她獲得烈婦形像的種種可能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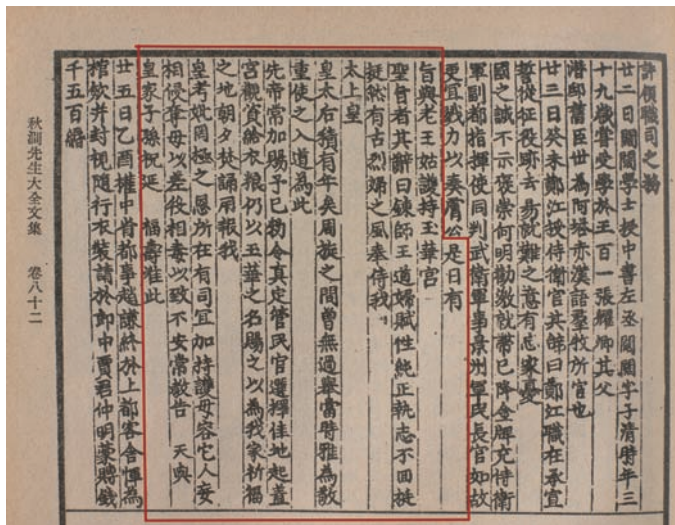
「王道婦」與「老王姑」的稱呼，讓人尤其費解。「王道婦」，像是純粹的漢式名字，姓「王」，名「道婦」。《元典章》出現的人名如王師姑、連師姑、蔡佛姑、李佛保、黃佛住、許迎仙、殷定僧、閻喜僧等等，宗教色彩濃厚。^⑥「王道婦」三字，意

^④《四庫全書》本只有兩處異文，具不影響文義。一是「鍊師」作「煉師」，一是「挺挺然」作「挺然」。王惲，《秋澗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200-1201冊。

^⑤若非兩個日期中有一個錯誤，則可能是二十三日下旨給「與老王姑護持玉華宮聖旨」，而相關的後續工作，如撰寫聖旨（文中「其辭曰」那一段）、選擇建地、賜名玉華等，至二十九日始完成也。

^⑥元代佚名編纂《大元聖政國朝典章》，我已完成標點校勘，尚待定稿，以供出版。這些人名，請查所附人名索引。

味類似，做為人名，極其可能。但是，「道婦」也有可能不是名，而是稱謂詞，與「道姑」、「女冠」、「女道士」同義。然而，「道婦」是名也罷，不是名也罷，冠於其前的「王」字，我們很難硬說它不是姓。假如「王道婦」的確指稱一個王姓的女道士，那麼，原為拖雷夫婦的這位女侍，極可能是漢族，也有可能是改姓王氏的女真完顏氏，不太可能是蒙古人或色目人。可是，我們對於這麼一位與拖雷、忽必烈父子關係頗不尋常的王姓女道士，幾乎一無所知。



圖一：王惲《秋澗集·中堂事記》玉華宮〈護持聖旨〉書影

據〈護持聖旨〉，「王道婦」與「老王姑」為一人。假如「王道婦」的確指稱一個「王」姓女道士（無論「道婦」是人名專稱或一般詞彙），那麼，「老王姑」的「王」字，很可能就是姓。若然，則「老王姑」之稱，可以了解為年歲已「老」的「王」姓道「姑」。可是，對於年歲已「老」的道「姑」，人們各以其姓而稱之為「老趙姑」、「老錢姑」、「老孫姑」云云，究竟是十分稀罕而且相當彆扭。因此之故，我疑「老王姑」的「王」字，可能不是姓，而別有他義。

在「王」字非姓氏的前提下，「老王姑」云云，可以拆解為「老王」「姑」，以及「老」「王姑」兩種詞式來理解。前一詞式「老王」「姑」中，「老王」為限定語，限定「姑」的屬性。換言之，「老王」「姑」只能理解為「老王」之「姑」。據〈護持聖旨〉，「老王姑」長年服侍「太上皇」拖雷、「皇太后」唐妃娘娘，則謂「老王」指拖雷，可通，謂「姑」指侍奉拖雷夫婦、後來入道的那位「道姑」，亦可通。然而，這樣的稱謂方式古往今來恐怕都是難得一見，十分奇怪。若謂「老王」「姑」這一詞式中的「姑」，意為父之姊妹，則是顯然錯謬，蓋「老王姑」是「老王」拖雷的女性「奉侍」，不是「老王」的姑母；對世祖忽必烈而言，「老王姑」是亡父的女「侍」，不是忽必烈自身的姑母。

第二個詞式「老」「王姑」可能比較貼近當年人們所謂「老王姑」的本意。據清人梁章鉅（1775-1849）編著《稱謂錄》，「祖之姊妹」、「曾祖之姊妹」、「高祖之姊

妹」，皆可稱曰「王姑」。⁷「老王姑」云云，或者就是老祖母的泛稱，不論其輩分爲高、爲曾、爲祖，亦不論其爲直系的祖母輩，或爲旁系的祖姑輩。「老」字可能意味其人年歲已老，可能表示一種尊敬，可能二者兼而有之。按拖雷大約生於一一九〇年前後一二年間（1232年卒），⁸「老王姑」這位女「侍」，假如年歲相彷彿而稍輕，則中統二年（1261）敕令起蓋玉華宮之時，已有六七十歲，足稱爲「老」。她是今上忽必烈（時年四十七）先父先母的女「侍」，今上特別爲她建造宮觀，人們尊之敬之，稱之爲「老」，固無不宜。我相信當年至少一般漢人就是以「老王姑」來尊稱這位女性的。

前揭《中堂事記》的記載，開頭是：「是日有旨：與老王姑護持玉華宮聖旨者。」接著是「其辭曰：鍊師王道婦」云云。最後是「准此」兩字。「准此」兩字顯示王惲這則記載抄自當時的官方文書，即所謂吏牘。開頭那十來個字疑出自王惲，吏牘的口吻。吏牘用語接近口語，最能反映當日的實際狀況。中間最長的那一段「辭」，文句典雅，是爲文語。「老王姑」與「王道婦」是同一個人，吏牘用語中稱爲「老王姑」，應當是時人對她的稱呼。文語「辭」曰中稱爲「王道婦」，比較難理解。推測文「辭」的撰著者對她所知亦不多，既不知其姓氏字號，亦不詳其身世履歷，若在「辭」中依俗稱她爲「老王姑」，似乎不倫。於是乎斟酌情況，杜撰出一個雅而不俗，契合其人的稱謂名號——「王道婦」，一方面明白表示她是個道姑，一方面則似乎有意以「王」字來把她和先「王」拖雷的關係以及自身「老『王』姑」這個俗稱二者聯繫起來。撰者即使本來無意把「王」字作爲其人姓氏看待，「王道婦」這樣一個稱謂名號，後人怎能不認爲此人姓「王」名「道婦」呢。

對於「老王姑」與「王道婦」一人二稱的這般解釋，迂迴曲折，臆測的成分多。史闕有間，不得已也。王惲記錄下來的〈護持聖旨〉，不提「老王姑」的種族隸屬，不提她的身份。她「奉侍」拖雷夫婦，「積有年矣」，可是我們不知道她是拖雷的妾，或是單純的女僕。她「執志不回，挺挺然有古烈婦之風」，料必經歷一場困難的抉擇，爲我們所不知。她和忽必烈之間有甚麼特別關係，聖旨同樣緘默。

⁷ 梁章鉅著，王釋非、許振軒點校，《稱謂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卷八，頁136-137。

⁸ 睿宗拖雷卒於一二三二年九月。《元史》卷一一五〈本傳〉說他「壽四十有□」（頁2887）。這一闕文導致學者對於他的生年的不同推測。《中國通史》第14冊，《中古時代·元時期》下冊，頁2，注1推測拖雷生於一一九二年；見白壽彝總主編，陳得芝主編，《中國通史》，第八卷，《中古時代·元時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Igor de Rachewiltz, e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4), Vol.1, p. 670, 《蒙古秘史》英譯詳注）則推測拖雷生於一一八六至一一九〇年間。

二、真定玉華宮

在元代宗教建築中，真定玉華宮有其特殊地位。第一：當今皇帝為某一個別女性起建宮觀，已不尋常。第二：玉華宮是一座原廟，而且是一座特別的原廟。這點需要稍加說明。

按世祖及其後繼數代皇帝陸續興建了幾座原廟，各置影堂，懸掛或置放某一已逝皇帝（含追諡的皇帝）及其后妃的影像，供後人在固定的月日（含帝后的忌日）上香祭拜。玉華宮設有拖雷夫婦的影堂，名為孝思殿。⁹在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原廟·行香》篇所列諸原廟中，玉華宮顯得特殊：

（一）諸原廟皆在大都城內或距大都不遠處，唯獨玉華宮在京城數百里外。

（二）諸原廟都是佛廟，只有兩個例外：一是大都城內靖恭坊的也里可溫寺，它是基督教堂，拖雷正妃唐妃娘娘已知的三座原廟之一；二就是本文涉及的玉華宮，它是道觀，已如前述。

（三）就與祭人員而言，玉華宮與其他原廟一般，皆是官員主祭。唯玉華宮祭祀有時是由皇帝特派的御使（集賢院臣為主）來主持。熊自得《析津志·原廟·行香》篇記玉華宮祭祀，與記其他原廟不同，既不說「正官」也不說「大小官」，而是特別註明：「皇慶元年（1312）九月九日，太常寺官田忠良等奉旨以太常登歌樂往真定祭祀，至延祐三年（1316）罷。」¹⁰推測自世祖始，玉華宮祭祀由御使主持，可能已成爲傳統。皇慶元年之後，御使主祭的記載，仍然可見。¹¹

（四）御使主祭之外，玉華宮影堂祭祀的禮儀，亦與其他原廟不同。祭禮的不同，主要表現在大都原廟係「以家人禮祭供，不用太常禮樂」，而玉華宮祭祀，則用登歌大樂，行三獻禮。¹²登歌樂的始用年代，《元史·禮樂志》謂爲仁宗皇慶二年

⁹ 以下敘述關係原廟者，詳見拙文〈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2008）：1-40，不另出註。關於元代原廟所屬宗派與管理，另參許正弘，〈試論元代原廟的宗教體系與管理機關〉，《蒙藏季刊》19.3（2010）：54-79。

¹⁰ 原作皇慶二年，誤，辨見拙文〈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頁15。

¹¹ 茲引《元史》紀文以見一斑：

〔至順元年八月〕乙丑，遣使詣真定玉華宮，祀睿宗及顯懿莊聖皇后神御殿。（卷三四，〈文宗紀三〉，頁765）

〔至順元年十二月〕乙丑，遣集賢侍讀學士珠邁詣真定，以明年正月二十日祀睿宗及后于玉華宮之神御殿。（卷三四，〈文宗紀三〉，頁770）

〔至順二年十二月〕庚申，遣集賢直學士答失蠻詣真定玉華宮，祀睿宗及顯懿莊聖皇后神御殿。（卷三五，〈文宗紀四〉，頁794）

¹² 見下引元永貞，〈真定玉華宮罷遣太常禮樂議〉。

(1313)，〈祭祀志〉謂為延祐四年，我考訂為皇慶元年。無論如何，玉華宮使用登歌樂，並非人人贊成。元永貞是反對者之一，所撰〈真定玉華宮罷遣太常禮樂議〉陳述了他的反對理由：

竊惟有功德於天下者，莫如太祖皇帝、世祖皇帝。太祖皇帝不聞有原廟。世祖皇帝神御奉安大聖壽萬安寺，歲時差官，以家人禮祭供，不用太常禮樂。今玉華宮原廟，列在郡國，又非龍興降誕之地，主者以臣僕之賤，供奉御容，非禮之甚。伏望朝廷稽前漢故事，致隆太廟，玉華宮照依京師諸寺影堂例，止命有司以時祭供，罷遣太常禮樂。非獨聖朝得典禮之正，而在天之靈，無褻黷之煩，而禮官免失禮之責矣。¹³

元氏該文，大概草成於延祐七年。據《元史·英宗紀》，仁宗子英宗繼位後不久，延祐七年九月「壬辰（十六日，1320.10.18），敕議玉華宮歲享睿宗登歌大樂。」一個多月後，十月「己巳（二十四日，1320.11.24），罷玉華宮祀睿宗登歌樂。」（頁606）元氏的意見，可能是英宗裁罷玉華宮登歌樂的主要因素。¹⁴ 據《元史·祭祀志》，玉華宮的影堂祭祀，從此以後，「歲時本處依舊禮致祭」。但是，我們仍然發現順帝時期御使前往真定代祀的證據，不過，登歌大樂是否同時恢復使用，並不清楚。¹⁵

（五）在元代敕建原廟中，玉華宮的規模可能不小。順帝至正五六年間（1345-1346），色目詩人迺賢（葛邏祿 Qarluq 氏，即馬易之、葛易之，1309-1368）撰寫的《河朔訪古記》中，¹⁶ 描繪了他目睹的玉華宮：

- ¹³ 錄自蘇天爵（1294-1352），《國朝文類》（收入《四部叢刊·正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一五，頁18上-18下。
- ¹⁴ 玉華宮用登歌樂，反對者眾，故英宗敕令討論。元永貞的意見，可能最受重視，此從所撰〈真定玉華宮罷遣太常禮樂議〉後來為蘇天爵錄入《國朝文類》，迺賢錄入《河朔訪古記》（詳下文），概可知矣。又，元氏其人其事，記載甚少。《元史·祭祀志四》載，延祐「七年，太常博士言影堂用太常禮樂非是，制罷之。」（頁1876）我疑此處太常博士（正七品）謂元永貞。元氏所撰〈罷遣太常禮樂議〉為他僅存至今的文章。他的《東平王世家》則成為後來蘇天爵編撰《國朝名臣事略》卷一〈丞相東平忠憲王〉的主要來源。下文引迺賢《河朔訪古記》云：「延祐間，御史元永貞上疏……疏上，不報。」疑迺賢將元氏職銜「太常博士」誤記為「御史」（亦正七品）。《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紀一〉，泰定二年九月十八日丁丑（1325.10.25）條：「禮部員外郎元永貞言：『鐵失弒逆，皆由鐵木迭兒始禍，請明其罪，仍錄付史館，以為人臣之戒。』」（頁660）元氏由太常博士而禮部員外郎（亦為正七品官），所掌皆與祭祀有關。言鐵失弒英宗，非其責也。
- ¹⁵ 例如回回詩人薩都刺（泰定四年〔1327〕進士。生卒年有異說，從略）有七律一首，題〈元統乙亥歲（1335），集賢學士只兒合丹（原誤作舟）奉旨代祀真定路玉華宮睿宗仁聖景襄皇帝影堂，僕備監禮〉。詩云：「大帝天香出內宮，孝思與世總無窮。百年禮樂行三獻，一派簫韶起半空。使者領班雲氣裏，女仙搖珮月明中。小臣監禮陪清列，兩袖葵花暎燭紅。」我於古代禮樂懵然無知，不悉此詩「一派簫韶起半空」云云，是否即為登歌之樂音。詩見薩都刺，《薩天錫詩集·後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總頁32。
- ¹⁶ 迺賢生平，請參陳高華，〈元代詩人迺賢事蹟考〉，收入氏著，《陳高華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227-251；楊謙，《元西域詩人群體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頁416-444。此處生卒年係從楊氏所考。

玉華宮：在真定路城中，衝城之北，潭園之東，是為睿宗仁聖景襄皇帝之神御殿，奉安御容者也。外為紅綽楔，垣牆四周，槐柳森列。重門榮戟，廣殿修廡，金碧輝映，宏壯華麗，擬于宮掖。制命羽流，崇奉香鐙，置衛士以守門闥。歲以月日，中書以故事奏聞，命集賢院臣代祀，函香致醴，遣太常雅樂，率燕南憲臣、真定守臣，具朝服，備牲牢，行三獻之禮。延祐間，御史元永貞上疏，畧曰：……。疏上，不報。¹⁷

總之，從幾個方面來看，真定玉華宮可說是特別的一座道觀，一座原廟，而這座「宏壯華麗，擬于宮掖」的道觀兼原廟的興建，是與一個女人分不開的。王惲《中堂事記》稱這位女人為「老王姑」，為「王道婦」。遺憾的是，今傳文獻中明確稱呼其人為「老王姑」、為「王道婦」的第二條記載，可能再也尋覓不著了。

三、乳母帶倫王姑

中統二年（1261）〈護持聖旨〉發布之後半個多世紀，江西廬陵人劉岳申（1260-1346？）寫了〈玉華宮碑〉，提到忽必烈的乳母「帶倫王姑」。「王姑」與玉華宮再次連袂出現，對於我們追尋「老王姑」，無異提供了新線索，帶來了新希望。為討論便利計，茲將碑文照錄如下：

客省副使也先不花為廬陵劉岳申言其曾祖母帶倫王姑。姑事顯懿莊聖皇太后多歷年所，其德為保傅甚高。¹⁸舉聖神文武皇帝彌月不遲，其功贊化育甚大。太后嘉其忠愛之至，世皇懷其保抱之勤，爰即真定創玉華宮，以曾祖母學道其中。又即玉華構孝思殿，以皇太后脩食睿宗皇帝其間。然後賜之冠服，錫以土田，為萬億年無疆，萬子孫永保，是祝是祈。爰立豐碑，求記其事。

竊惟皇天上帝將興上聖而為之啓運，必有文母以為之發祥，其保佑命之必有人力所不及者。雖人力亦天命，雖有相道，亦其福履也。是故玉音追慕徽音在天之靈，原廟遠依太廟日月之光，作宮示天下以正母儀，構殿教天下以廣孝道，一舉而兩美具焉。是宜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萬斯年，永永無斁。雖遠方下

¹⁷ 迺賢，《河朔訪古記》（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清咸豐伍崇曜校刊《粵雅堂叢書》本影印），卷上，頁10下-11下。至正五年，迺賢第二次北遊京師，次年春抵大都。《河朔訪古記》就是他此次北遊的人文地理筆記。參看楊鐮，《元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頁160-161。

¹⁸ 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1197，據北京圖書館藏三間草堂抄本《申齋集》轉錄〈玉華宮碑〉全文。此文為陳垣原書所無，乃校補者所增。校補者句讀原文前二句，可從。

士不知宮殿創始歲月之詳，而昔者嘗聞禮官有罷遣太常禮樂之議，顧無以慰答孝子慈孫之望。謹拜稽首而獻銘詩。其詞曰：

殷祖玄王，維帝立子。周人初生，帝武是履。維我皇元，前無上古。以天下母，毓萬世祖。維我世祖，古無帝王。萬方一統，罔有遐荒。言念斯母，如古師氏。保抱携持，功贊天地。爰作新宮，于湯沐邑。土地人民，常歲賦入。於穆新廟，春秋烝嘗。其從與享，子孫無忘。天子萬年，世德作求。有秩斯佑，無疆惟休。我作銘詩，以永孝思。孝思無窮，相以金鍾。金鍾大鏞，萬世闕宮。¹⁹

這通碑文前兩句的點讀，需要說明。碑文係錄自杭州趙氏星鳳閣藏明初抄本《申齋劉先生文集》（以下或稱《申齋集》）的傳錄本，有鮑廷博（1728-1814）的手校。國立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元代珍本文集彙刊》即據此本影印。《申齋集》另有幾部抄本，我覆查過的有：蕭山陸香圃三間草堂抄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²⁰ 浙江大學藏抄本；²¹ 彭元瑞（1731-1803）知聖道齋藏抄本，韓泰華玉雨堂藏抄本，今具藏上海圖書館。²² 這些抄本之間，除了無關緊要的一二處異文或明顯的錯訛字外，完全相同。句首兩句，一致無異。譯名「也先不花」和「帶倫」肯定就是劉岳申撰文時所選用。為省卻麻煩，我統稱此一系統的本子為星鳳閣本。第二種本子為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該本除了脫落銘詩最後「金鍾大鏞」四字外，其餘文字與前述第一種本子，並無不同。²³ 當然，如所周知，譯名「也先不花」和「帶倫」難逃乾隆君臣的肆意篡改（改作「額森布哈」和「塔掄」），詳見後述。第三種本子為文津閣《四庫全書》本。此本〈玉華宮碑〉頭兩句文字與一、二兩種本子全同，惟譯名作「額森布哈」、「帶倫」，與星鳳閣本「也先不花」、「帶倫」，一同一異；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額森布哈」、「塔掄」，同樣一同一異。²⁴ 廣州孔廣陶（1832-1890）嶽雪樓影抄本，今藏上海圖書館，即抄自此本。²⁵ 明顯可見，此一系統的本子，第一個譯名已遭

¹⁹ 劉岳申，《申齋劉先生文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景印清星鳳閣趙之玉抄本，1970〕），卷七，頁5上-6下。

²⁰ 惠蒙許正弘先生（新竹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生）代為抄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三間草堂抄本全文，以供核對，謹致謝忱。查二本板式行款無異外，文字亦只有無關緊要的兩處不同：星鳳閣本「保抱施携持」（「施」字已圈去）、「有秩斯佑」，三間草堂本作「保施携持」、「有秩斯祐」。

²¹ 惠蒙黃時鑑教授賜助，我得睹浙大藏抄本《申齋集》中〈玉華宮碑〉與〈回會墓誌銘〉二文的攝製品十紙，持與星鳳閣本比較，〈玉華宮碑〉一文的相異處是：「微」音，以「王」母儀，兩美「其」焉，保抱「施」携持。

²² 據筆者於2010年8月24日在該館讀書筆記，知聖道齋本原作「微音」，朱筆描改為「徽音」；原作「保抱施携持」，點去「施」字。玉雨堂本作「微音」，「如古師保。抱施携持」，「相以鑫金鍾萬世闕宮」（有脫誤）。

²³ 《申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4冊），卷七，頁6上-7下。

²⁴ 《申齋集》（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集部，別集類，第402冊），卷七，總頁317。與星鳳閣本比較，異文為：「如古師保。抱施携持」，「於樂金鍾，萬世闕宮」。

²⁵ 與星鳳閣本比較，異文為：「如古師保。抱施携持」；「金鍾永建，萬世闕宮」，「永建」二字各圈去，右書「大鏞」。

篡改，第二個譯名則幸免於難，這是此本的特殊處。第四種本子則尤為特別。此本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書目註明為「傳抄文瀾閣四庫全書本配補歸安陸氏（心源，1834-1894）函宋樓鈔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有縮影膠片。查其譯名，亦作「額森布哈」、「帶倫」，與文津閣本相同，但在「額森布哈」四字右側，則有細書「也先不花」四字。這應當是據星鳳閣系統的本子所作的回改。²⁶總而言之，我所見各種板本的《申齋集·玉華宮碑》，並無影響文義的歧異。碑文開頭的四十多字，除了譯名用字之外，完全相同。可是這四十多字，可能會有不同的句讀，影響我們以下的討論，因此必須先行確定何種句讀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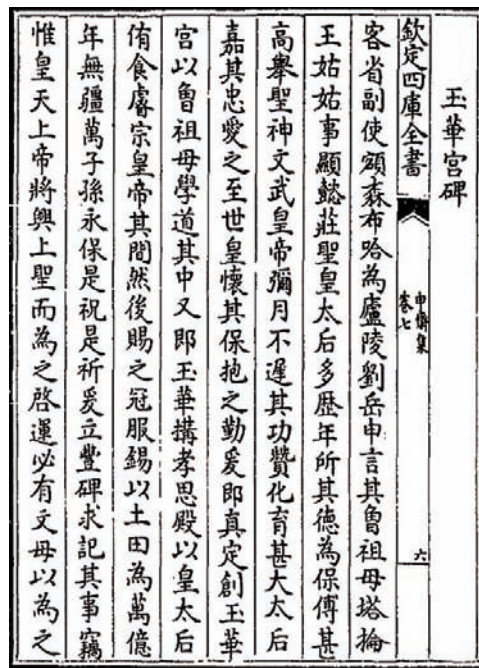
按前揭〈玉華宮碑〉全文，《道家金石略》已見轉錄並加標點。我同意並遵從《道家金石略》的句讀。這是一種句讀。另外一種可能的句讀是：「客省副使也先不花為廬陵劉岳申言：其曾祖母帶倫王姑姑事顯懿莊聖皇太后多歷年所，其德為保傅甚高。」兩種句讀的最大差異源於對碑文主角稱謂的認定。前者認為她是「帶倫王姑」，後者則認為是「帶倫王姑姑」。按「姑姑」有數義，其中與本文相關者二，一是作為父親的姊妹（姑母）解；二是作為出家女性的通稱解。據碑文，女主角是也先不花的曾祖母，非姑母，所以，當「姑姑」解作「姑母」時，讀作「曾祖母帶倫王姑姑」，顯然矛盾不通。其次，若將「姑姑」視為出家女性的通稱，雖然符合該一曾祖母出家入道的事實，卻也衍生出「姑姑」一詞之前「帶倫王」三個字如何理解的困難問題。「帶倫王」絕非一種王爵名號，也非某一個人的稱呼。被成吉思汗滅亡的乃蠻部族，其統治氏族名為答祿氏，或譯作達魯氏、答魯氏。我認為「帶倫」就是「答祿」的同音異譯。且不論鄙見是對是錯，以及「姑姑」是姑母之義抑或出家女眾之通稱，將「帶倫王姑姑」五字結合為一，作為〈玉華宮碑〉女主角的指稱，勢必導致將「王」字認定為其人姓氏。但是，這位女性姓「王」氏的可能性甚低。碑文係應客省副使也先不花之請而寫的。劉岳申既不提、也不用他的姓氏字號，推測是也先不花沒有漢式姓名字號之故。劉岳申徑用他的音譯人名「也先不花」，稱他的「曾祖母」為「帶倫王姑」或「帶倫王姑姑」，「帶倫」兩字也是譯音。我們幾乎可以肯定說，這祖孫兩人都不是漢人，「王」字不是姓氏。²⁷總而言之，〈玉華宮碑〉中的女道士、忽必烈的乳母，在碑文中的稱呼，不太可能是「帶倫王姑姑」。

²⁶ 該抄本在乾隆篡改的譯名右側註寫元代譯名，不止見於〈玉華宮碑〉，他處亦往往可見，如卷八〈和和墓誌〉內，「和和」旁書「回會」，「哈喇克沁氏」旁書「哈刺乞台氏」，「塔掄奈曼氏」旁書「大倫乃蠻氏」，「紐紐」旁書「奴奴」，「通通」旁書「童童」。我疑回改譯名者或對乾隆譯名寓有意見。關於〈回會墓誌〉，下文將再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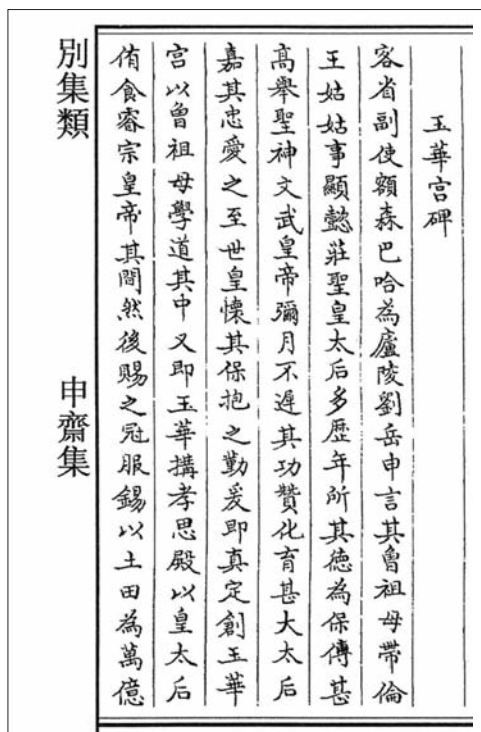
²⁷ 一二一五年忽必烈出生時，華北尚非蒙古所有，不太可能有「王」姓漢族女性遠赴草原，成為一二一五年出生的忽必烈的乳母。關於此點，請參照本文末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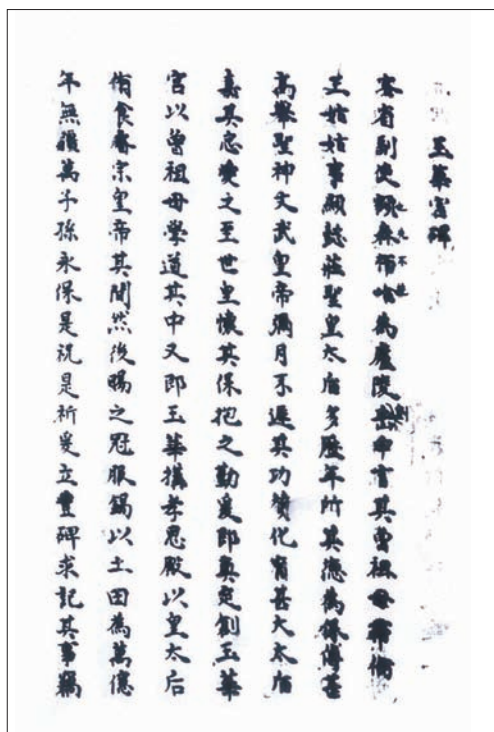
圖二：劉岳申《申齋集·玉華宮碑》書影（星鳳閣本）



圖三：劉岳申《申齋集·玉華宮碑》書影（文淵閣本）



圖四：劉岳申《申齋集·玉華宮碑》書影（文津閣本）



圖五：劉岳申《申齋集·玉華宮碑》書影（文淵閣本、
詔宋樓本配補本）

碑主名稱既然不可能是「帶倫王姑姑」，那就只能是「帶倫王姑」。那麼，這位「帶倫王姑」是誰呢？

我們知道，王惲抄錄的〈護持聖旨〉，和劉岳申撰寫的〈玉華宮碑〉，都把玉華宮的創建和一位女性緊密聯繫在一起，而這位女性同樣長期忠心侍奉著拖雷夫婦。讀聖旨、讀碑文，我們幾乎會毫不遲疑的相信兩人說的是同一位女性。不過，我們還是稍有疑慮。首先，這位女性，王惲稱她為「老王姑」，「王道婦」；劉岳申則稱她為「帶倫王姑」。倘若為一人，稱呼應一致，縱使有參差，亦不難勘同。其次，這位長期侍奉拖雷夫婦的女性，王惲沒有披露她的真實身份，劉岳申則在這篇約莫五百字的短文中，不只一次的告訴讀者，「帶倫王姑」就是忽必烈嬰兒時期的乳母。²⁸倘若「老王姑」就是「帶倫王姑」，王惲不提她的乳母身份，是不知，是諱言，我們同樣難以知悉。

玉華宮這位女道士的身世經歷，假借王惲提供的稱呼用語「老王姑」和「王道婦」來追尋，我一無所獲，已如前述。劉岳申的〈玉華宮碑〉成為僅存的線索。碑文有「昔者嘗聞禮官有罷遣太常禮樂之議」云云。前文指出，罷遣太常禮樂之議發生在英宗即位後的延祐七年（1320），可知碑文當撰於延祐七年之後。劉岳申卒年不詳，大約卒於至正六年（1346）前後。²⁹色目詩人葛邏祿迺賢在至正五六年間（1345-1346）曾造訪該宮，留有記錄在他的《河朔訪古記》，已見前文。《記》中並未提及劉岳申的〈玉華宮碑〉，或因尚未上石立碑之故。碑文係應人之請而寫。此人當時官職為客省副使，名叫也先不花。³⁰「帶倫王姑」是他的曾祖母。「帶倫」二字顯然是譯語。了解它的語源和字義，應有助於我們解開「帶倫王姑」這位乳母的身世之謎。也先不花這一客省副使，當然也是一條線索。

但是，探討「帶倫」的語源字義，追尋也先不花其人其事，皆非易易。蓋因前者資料極少，而元代名為也先不花的人極多故也。所謂譯音無定字，一人一地、一事一

²⁸ 〈玉華宮碑〉中並無「乳母」、「乳姬」、「乳哺」、「哺育」之類的字眼，反之，「其德為保傅甚高」、「舉聖神文武皇帝彌月不遲，其功贊化育甚大。太后嘉其忠愛之至，世皇懷其保抱之勤」、「必有文母以為之發祥」、「言念斯母，如古師氏。保抱携持，功贊天地」等等，則似謂「帶倫王姑」為保母、為女師。保母乳母，二者有別。但一人兼二角，亦有可能。在此情況下，碑文中固不必出現「乳」、「哺」等字也。如下文即將言及的撒魯黑，她既是拖雷的妾，也是拖雷之子忽必烈的乳母。一人二角，拉施特遺詞用字，簡單明白。劉岳申的文章，固然典雅，未必一清二楚，毫無疑義。即使我誤讀劉氏，以保母為乳母，對於考訂「老王姑」、「帶倫王姑」以及撒魯黑其人其事，並無大礙也。金·張從正撰《子和醫集·儒門事親》卷六〈十形三療一·火形·小兒手足搐搦三十四〉云：「李氏一小兒，病手足搐搦，以示戴人。戴人曰：心火勝也，勿持捉其手，當從搐搦，此由乳母保抱太極所致。」（頁174）「保抱」者乳母也。倘若前無「乳母」二字，而斷言所指為保母，亦拘泥太過也；見《子和醫集·儒門事親》（收入鄧鐵濤等編校，《中醫古籍整理叢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

²⁹ 參昌彼得為《申齋劉先生文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所撰〈敘錄〉。

³⁰ 關於客省使、副，參見下文「五、也先不花」。

物，當代譯名已經相當繁夥，不勝查核。乾隆皇帝及其四庫館臣妄改的新譯名，猶如火上加油，我們即使耗掉倍蓰的精力，並不見得清除得了他們的無窮貽患，恢復得了遼金元當代文獻的本來面目。

前述星鳳閣等藏抄本《申齋集·玉華宮碑》的人名「也先不花」和「帶倫王姑」，《四庫》本改爲「額森布哈」和「塔掄王姑」，⁹¹可證「也先不花」和「帶倫」是未遭篡改的原有譯名。原譯名「帶倫」及改譯名「塔掄」於是乎成爲我們追蹤這位「王姑」的首要標的。

平生讀史，我不記得見過「帶倫」兩字連讀的詞彙，名叫「帶倫」的也罷，姓「帶倫」的也罷，或「帶倫」云云的也罷。遼金元三朝正史沒有「帶倫」，乾隆欽定的《三史國語解》當然不會出現「帶倫」。「帶倫」一語的語源字義無法從這兩個對應漢字去找到資料，尋求理解。改譯的「塔掄」則可在《元史語解》裡找到乾隆君臣的解釋：「塔掄，滿洲語冒撞人也。卷一百二十八作塔倫。」我們要的是「帶倫」或「塔掄」或「塔倫」的元代蒙古語或其他語言的對應文字和文義，不是數百年後的滿洲語解釋。這樣的解釋對於我們尋找「帶倫王姑」的下落，無甚裨益。

改譯的「塔掄」，今查出二例，無獨有偶，皆見於《四庫》本《申齋集》。一即〈玉華宮碑〉原譯「帶倫」的改譯。二見卷八〈和和墓誌銘〉。「和和」，星鳳閣本作「回會」。回會姓哈刺乞台氏（《四庫》本作哈喇克沁氏），對音 Qara Qitai，元人或用音義兼譯作「黑契丹」，即西遼也。茲據墓誌將回會世系表列如下，括弧內的是《四庫》本新譯：

表一：回會世系表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脫密刺溫（特穆爾溫） 妻：大倫乃蠻氏 （塔掄奈曼氏）	那海（諾海）(?-1321)	回會（和和） (1267-1325 泰定二年五月九日卒) 妻：孔氏	奴奴（紐紐）(?-1326)
			童童（通通）(1316-?)
			女：適月龍帖木兒 （永隆特穆爾）
		自當（自當）	

⁹¹《四庫》本保留「王姑」/「王姑姑」不改，顯示乾隆君臣不視「王姑」/「王姑姑」爲譯語。見劉岳申，《申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4冊。

回會祖母「大倫乃蠻氏」改譯為「塔掄奈曼氏」，〈玉華宮碑〉的「帶倫王姑」改譯為「塔掄王姑」，說明乾隆君臣認定「帶倫」和「大倫」為同音異譯。在無異說情況下，我暫且附從。黃潛（1277-1357）撰〈答祿乃蠻氏先塋碑〉說，「異時乃蠻在諸部中最為盛強，有別號答祿者，子孫因以為氏，是為答祿乃蠻。」³²乃蠻部主太陽汗、屈出律就是屬於答祿氏。一二一八年，蒙古人擒殺屈出律。屈出律之孫抄思因緣際會，進入蒙古宮掖，子孫接踵仕宦於元朝，詳見黃潛所撰碑文。黃潛說的「答祿乃蠻氏」，和劉岳申說的「大倫乃蠻氏」，極其可能是指乃蠻部族中的同一個氏族。質言之，「答祿」可能就是「大倫」。假設為真，並假設「大倫」即「帶倫」亦為真，那麼，乳母「帶倫王姑」究竟是何族屬？假如「帶倫」是她的本家姓氏，那麼，說她是「王」姓道「姑」，也就不通，而「王姑」兩字也就別有他義了。前文已經指出，清人梁章鉅《稱謂錄》說，「祖之姊妹」、「曾祖之姊妹」、「高祖之姊妹」皆可稱「王姑」。據劉岳申的轉述，也先不花稱其「曾祖母」為「帶倫王姑」，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曾祖姑」帶倫氏。不過，「曾祖母」和「曾祖姑」有別。當然，也先不花口中的「曾祖姑」，到了劉岳申的筆下，變成了「曾祖母」，字異而實同，不無可能。另外的一個可能是，劉岳申原本寫作「曾祖姑」或「族曾祖母」，後來的傳抄本或脫或誤，作「曾祖母」。前述各種板本的《申齋集》〈玉華宮碑〉開頭四十三個字，文理並不十分順暢，我疑是因為傳抄錯誤所致，³³也許前文討論的「帶倫王姑姑」五個字，原本也只作「帶倫王姑」四字而已。

假如「帶倫王姑」的「王姑」兩字，確實應作高、曾、祖父之姊妹解，那麼，王惲所記聖旨中的「老王姑」，可說是對女性老人家的一種尊稱，不論輩分高低，一體適用，相當於今日說「老祖母」。這說得通。但是，聖旨中為甚麼又稱她為「王道婦」，讓人直覺以為她姓「王」，名「道婦」？這是個難題，前文已試為解答。假如說，王惲的「王道婦」和劉岳申的「帶倫王姑」，果然不是同一個人，那麼，玉華宮兩位女道士，先則長期服侍拖雷夫婦，晚則學道於敕建宮觀之中，人生大事，彷彿如一，未免過於巧合。王惲以時人記時事，應有所本；也先不花述說老祖母的故事，不致離譜。我相信他們的記錄可靠，惋惜他們的語焉不詳。乳母對哺育嬰兒的影響，至深且鉅。忽必烈一統中國，建立元朝，無疑是歷史上最為重要的人物之一，我們期待一本生動翔實的傳記，有血有肉的忽必烈生活實錄。不勝遺憾之至，即連他的乳母「帶倫王姑」，我們還弄不清楚她的身世來歷！

³²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卷二八，頁12上-17下。引文為碑文首句。

³³ 〈玉華宮碑〉文理不通者，開頭四十三字之外，下文尚數見之，應該都是傳抄之誤。

回歸正傳。或問回會祖母「大倫乃蠻氏」是否就是「帶倫王姑」。答案是：不可能。首先，〈回會墓誌〉撰於泰定二年（1325）的「越三年」，即一三二八年前後，與〈玉華宮碑〉的寫作年代，無論孰先孰後，相去皆不遠，誌文之中提到的人物，在碑文中一無蹤跡可尋，反之亦然。第二，「大倫乃蠻氏」及夫婿脫密刺溫的生卒年壽具不詳。孫回會生於一二六七年，以祖、父、孫各差三十歲，夫妻兩人亦同庚計，則「大倫乃蠻氏」當生於一二〇六年前後，與一二一五年出生的忽必烈年紀大致相當，不可能為忽必烈的乳母，顯然可知。

相較而言，玉華宮中的「老王姑」，做為忽必烈乳母的可能性，高出許多。我們知道，敕建玉華宮在中統二年，一二六一年，時忽必烈四十七歲。假如乳母僅只年長二十歲，也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了。前揭王惲所記聖旨說，玉華宮係為「老王姑」而建。四五十歲的皇帝及其左右臣僕，稱她為「老王姑」，她當之無愧。她的年齡說明她夠格充任忽必烈的乳母。我們可以說，儘管王惲不曾明言其身份，「老王姑」可能就是忽必烈的乳母，就是劉岳申說的忽必烈的乳母「帶倫王姑」，恐怕不是穿鑿附會，無稽之談吧。

四、乃蠻乳母撒魯黑

我們尋找忽必烈的乳母，由「帶倫王姑」而查到「塔掄」，查到「大倫」和「答祿」乃蠻。追蹤至此，且讓我們轉移目光到波斯史家拉施特（Rashid al-Din Fadl Allah, 1247-1318）《史集》上的一段記載。拉施特小於王惲二十歲，長於劉岳申十三歲，三人都是蒙元時代的人。蒙元人記蒙元事，基本可靠。彼有此無，彼詳此略，以及細節上的參差出入，都有可能。這是學史之人經常面對的情況。我們有時束手無策。王惲和劉岳申關於玉華宮女道士的記載，綦難勘同，已見於前。拉施特沒有提及玉華宮，但他明確提到忽必烈的一個乃蠻乳母。這位乃蠻乳母，就是劉岳申筆下的「帶倫王姑」嗎？

按忽必烈是拖雷的第四子，生母為唆魯禾帖尼別吉，《史集》所記與《元史》等漢文文獻一致無異。唯《史集》記忽必烈的乳母，詳於劉岳申的〈玉華宮碑〉。《史集》兩度提到這位乳母，內容基本相同。首次是在介紹乃蠻部落的章節中，說：

拖雷汗有一個妻子，名叫領昆（līnqūm）哈敦；她是古失魯克汗的女兒；古失魯克汗被擊潰時，她當了俘虜。她〔給拖雷汗〕生下了一個兒子，名為忽覲都（qūtūqtū）；他早年去世。

〔拖雷汗〕有一妾，名為伯撒刺黑（b(a)ksār(a)q），是乃蠻部人；她是末哥（mukeh）之母。這個伯撒刺黑是忽必烈合罕的乳母，她把自己的兒子末哥給了另一個〔婦人哺育〕。因此，她受到人們的尊敬。有關詳情，將于有關拖雷汗氏族分支的〔篇章〕中記述。³⁴

所謂詳情，見〈忽必烈合罕紀〉：

忽必烈合罕是拖雷汗的第四個兒子，他出生于唆兒忽黑塔尼別吉，他的乳母是出身于乃蠻部落的一個妃子，是末哥的母亲。這是因為，忽必烈合罕比末哥早出生兩個月。當時成吉思汗注視著他，說道：“我們的孩子都是火紅色的，這個孩兒卻生得黑黝黝的，顯然像〔他的〕舅父們。去告訴唆兒忽黑塔尼別吉，讓她把他交給一個好乳母去喂養。”他便被交給了末哥的母亲撒魯黑。兩個月後，末哥出生下來了，〔他的〕母親就把他交給一個唐兀惕部落的乳母喂養，自己則喂養忽必烈合罕，直到他長大為止。她把他看作自己的孩子，盡心竭力地看護他。〔忽必烈〕合罕很尊敬她，當她去世後，他經常懷念她，並進行施捨以〔安慰她的靈魂〕。³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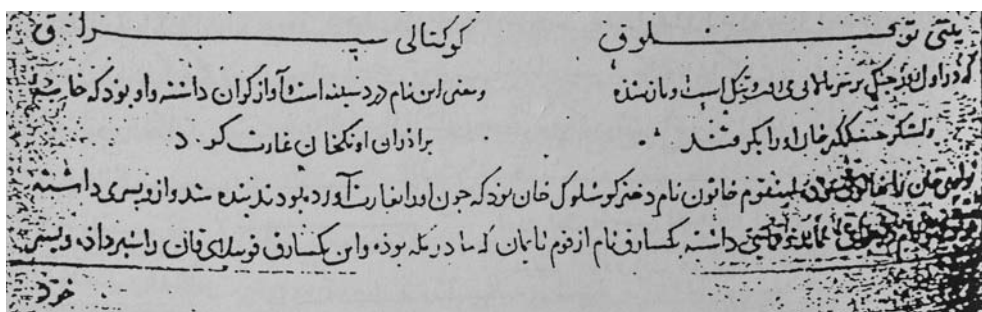
此外，《史集》所載拖雷的十個兒子，第二子朮里客與第八子末哥，均係撒魯黑所生。³⁶關於撒魯黑，有兩點相當明確：一，她是拖雷的妾；二，她是朮里客與末哥的生母。按：拖雷的妻妾及子嗣，《史集》所記，遠較《元史》為詳。他的妻妾，除了著名的唆魯禾帖尼別吉（唐妃娘娘）之外，其餘諸人是否見諸漢文載記，尚待查究。朮里客之名，《元史》弗載，疑即〈宗室世系表〉所記拖雷「失其名」的第三子。《史集》說「他早年夭折，沒有子女」，已難索考。至於末哥（或譯木哥、莫哥、穆哥、摩哥），《元史》說他是拖雷的第九子，有子昌童，孫伯帖木兒，曾孫伯顏帖木兒。《史集》則以末哥為第八子，三子名曰昌童、也不干、不刺惕。³⁷為了尋找忽必烈乳母在文獻上的藏身處，末哥子孫的資料都是不能放過的線索。我發現漢文文獻關於末哥及其子孫的記載甚少，而且大部分都已經前人如錢大昕（1728-1804）、汪輝祖

³⁴ 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第一分冊，頁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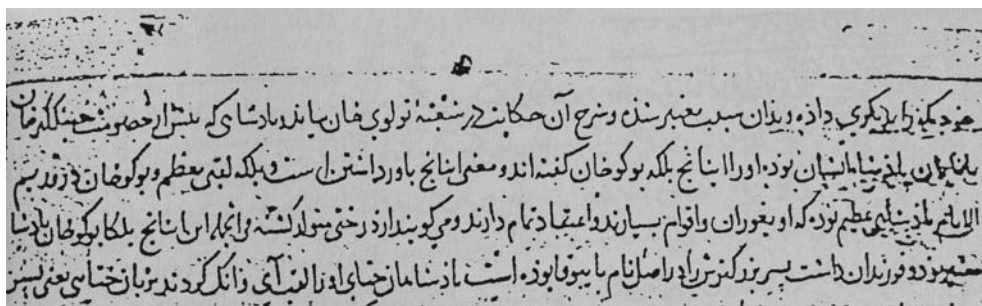
³⁵ 《史集·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頁281。

³⁶ 同上書，頁191、194。其內末哥生母名脫落，可據前引《史集》文字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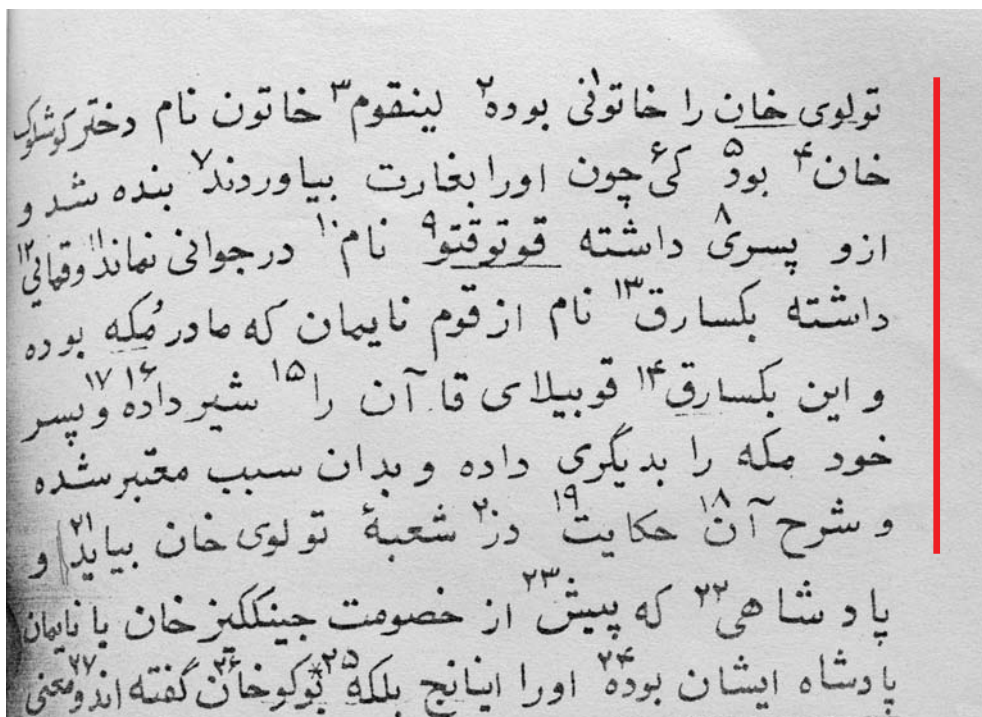
³⁷ 《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頁2720、2722；《史集·第二卷》，頁194。關於末哥的世界，參見下文五六兩節的討論。又，據《元史》，拖雷十一子，依序為：1 蒙哥、2 忽覲都、3 失其名、4 忽必烈、5 失其名、6 旭烈兀、7 阿里不哥、8 撥綽、9 末哥、10 歲哥都、11 雪別台。按4 忽必烈生於1215年，6 旭烈兀生於1217年，7 阿里不哥疑生於1219年或稍後。若《史集》所說末哥較忽必烈晚兩個月生為信史，則末哥排序應在忽必烈之後，為第5，非第9。



圖六：拉施特《史集》伊斯坦布耳 1317 年抄本書影（漢譯文見本文正文）



圖七：拉施特《史集》波斯原文集校本書影（漢譯文見本文正文）





圖八：拖雷及王妃像 巴黎國立圖書館藏拉施特《史集》抄本插圖

採自鈴木勤編集，《モンゴル帝國》（收入《世界歴史シリーズ》）（東京：世界文化社，1972），第12卷，頁28。

（1730-1807）、屠敬山（1856-1921）等勾稽出來，辨證其身份。³⁸這些記載並無片語隻字說到撒魯黑。出身乃蠻部落的撒魯黑是否屬於答祿氏，以及她是否就是玉華宮裡的那位「帶倫王姑」，漢文文獻並未提供明確有力的證據。

漢文文獻內關於撒魯黑子孫的粗略記載，對於我們揭開「帶倫王姑」身世之謎，或許有些幫助。一二四八年，在一場沒有結果的選汗大會上，撒魯黑之子末哥堅決表示他支持異母兄蒙哥繼任為汗的立場。³⁹蒙哥在兩年後終於坐上寶座，是為憲宗。憲宗七年（1257）前後，河南府（陝洛）成為末哥的食邑。⁴⁰一二五八年，憲宗伐蜀，末哥領兵從征。⁴¹明年，憲宗死在合州釣魚山城下，末哥派遣密使馳告正在圍困鄂州城的異母兄忽必烈，「且請北歸以繫天下之望」。⁴²忽必烈聽從建議，率兵北上，在金蓮川王府自立為帝，建元中統。中統元年十二月乙巳（1261.1.14），「賜親王穆哥

³⁸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收入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第三冊，卷九一，〈永寧王卜顏帖木兒〉條，頁1700-1701。汪輝祖，《元史本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四二，〈末哥大王位〉條，頁476-477。屠寄，《蒙兀兒史記》（收入《中國學術名著·第五輯》）（臺北：世界書局，1962），卷一四八，〈宗室世系表第一·拖雷汗諸子世系四〉，頁68下-69上的〈攷證〉。

³⁹ 《元史》卷三，〈憲宗紀〉，頁44。

⁴⁰ 同上書，卷九五，〈食貨志三·歲賜〉，頁2418。

⁴¹ 同上書，卷三，〈憲宗紀〉，頁51。

⁴² 同上書，卷四，〈世祖紀一〉，頁61。

銀二千五百兩。」⁴³ 受賜後數月內，末哥死去。中統二年五月九日（1261.6.8），撒魯黑之孫，末哥世子昌童被封為永寧王。⁴⁴ 昌童封王日期，《元史》失載，這是王惲《中堂事記》給的日期。兩個多月後，中統二年七月二十三日（1261.8.20），王惲記錄了發布於是日的一通聖旨。這一聖旨，也就是前文一再提到的，記錄「老王姑」、記錄「王道婦」的〈護持聖旨〉。排比日期，斟酌史事，不免讓人懸想撒魯黑和「老王姑」的某種關聯。

據王惲所載聖旨，「老王姑」在忽必烈敕建玉華宮之前已經「入道」。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撒魯黑之子末哥及其孫昌童和道家人物多有交通往來的記載。元初高鳴撰〈重玄子李先生返真碑銘〉說：「丁巳（1257），宗王穆哥崇尚高風，遣使持金冠、雲錦羽衣焜耀之，仍加真人號。」⁴⁵ 之後的林縣知州李誠撰〈棲霞觀記〉，也大致承襲高鳴的說法：「丁巳，宗王穆合崇嚮高風，遣使持贈金冠、雲錦道服，仍加真人號。」⁴⁶ 末哥之子昌童，曾於中統三年（1262）二月十二日頒旨賜潘德冲「冲和微妙真人」號，⁴⁷ 又在至元二十年（1283）賜程志泰所結草庵名「瑞雲宮」，並命其提點宮事。⁴⁸ 按元代佛道寺觀請求皇帝或領主賜降聖旨、懿旨、令旨，刻石樹碑，公開展示，用作護身符的現象，往往有之。末哥與昌童是否崇尚高風，並不可知，但至少可以確定他們並不排斥道教。我們不明白撒魯黑的宗教信仰。但是，她的兒子末哥以至於孫子昌童和道教人物的交往，與玉華宮女冠「老王姑」的學道、入道，二者之間，不能不引人懸想。

撒魯黑之孫、末哥之子昌童在《元史》裡尚有幾條記載。見於〈方技·田忠良傳〉的記載比較有趣，云：至元十八年（1281），特命田忠良為太常丞。「少府為諸王昌童建宅於太廟南，忠良往仆其柱，少府奏之，帝問忠良，對曰：『太廟前豈諸王建宅

⁴³ 同上書，卷四，〈世祖紀一〉，頁68。

⁴⁴ 王惲《中堂事記》中統二年五月九日條云：「是日，皇弟摩哥大王世子昌童封永寧王，仍改父王玉寶為金印，命惲討論古今諸侯王印制，遂製紐為駝，作三臺，其文曰『永寧王印』。」永寧為末哥食邑河南府屬縣，故封號為永寧王。韓百詩（Louis Hambis, 1906-1978）以永寧可能在四川或江西，恐誤。見韓百詩著，張國驥譯，《元史·諸王表箋證》（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5），頁239，箋注一。據《元史》與《中堂事記》所載，知末哥當死於中統元年十二月至次年五月間。

⁴⁵ 李道謙輯，《甘水仙源錄》（收入胡道靜等選輯，《道藏要籍選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六冊），卷六，頁744中-745中。引文見頁744下。

⁴⁶ 李見荃等纂，《林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據民國二十一年石印本影印]），卷一四，〈金石上·元〉，頁54下-60上。引文見頁57下。重玄子李志方，是邱長春弟子，清人陳銘珪（教友）撰《長春道教源流考》（收入《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三洞拾遺》[合肥：黃山書社，2005，清末刻本]，第16冊），卷五有他的事略。事略後的〈酥醪洞主曰〉，對金元之際士大夫竄名道籍的現象，論贊精闢，值得一讀。

⁴⁷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1冊，頁158。《全元文》收昌童文僅此一篇。

⁴⁸ 王宗昱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34。

所耶？」帝曰：『卿言是也。』昌童建宅於太廟前，足見撒魯黑之孫昌童若非已完全移居中國，至少也有部分時間是在漢地住坐。身為拖雷之妾，忽必烈的乳母，出身乃蠻的撒魯黑，假如沒有城市定居生活的經歷，大概很難適應香火繚繞、朝夕焚誦的新環境。忽必烈的乳母撒魯黑，和玉華宮那位「老王姑」，那位「帶倫王姑」，二者之間，又在這一方面，予人以聯想。

但是，想像的情況往往不能盡符歷史事實，有時甚至完全悖離事實。拉施特記下的乳母名字，「撒魯黑」也罷，「伯撒刺黑」也罷，和〈玉華宮碑〉的「老王姑」、「帶倫王姑」，肯定沒有任何語音對應關係。想將二者扯上關係或畫上等號的企圖，面臨這一情況，理論上說，就應當打住腳步，轉換方向，尋求其他的解決途徑。但是，兩個譯名之間沒有語音對應關係，並不必然可以否定乳母「撒魯黑」就是乳母「帶倫王姑」。我傾向於把「帶倫」視為「答祿」的同音異譯。「答祿」是一個氏族的名稱，撒魯黑所屬的部落正是乃蠻。乃蠻答祿氏的乳母撒魯黑，忽必烈的乳母「帶倫王姑」，二者為一人的可能性，我們不能完全否定。

按成吉思汗擊潰乃蠻太陽汗（1204）後，納其妻古兒別速，寵愛有加。太陽汗子屈出律後來逃奔西遼，篡奪其王位，最後還是被蒙古人滅亡（1218）。拉施特說，屈出律之女領昆，被俘之後成了拖雷的妻，替他生下了一個兒子忽覲都。⁴⁹《元史·宗室世系表》說他是拖雷次子。據前揭黃潛撰〈答祿乃蠻氏先塋碑〉，曲出祿「有子三人，伯仲皆逸其名，季曰敞溫。」敞溫有妻曰耶律氏，應為西遼（黑契丹）王室女。西遼滅，敞溫亦卒，耶律氏攜幼子抄思（1205-1248）投奔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把耶律氏母子交給三皇后，「留侍左右」。這些例子表明國亡之後，乃蠻君王的部分妻妾子女，進入了蒙古宮掖。我們無法判斷成為拖雷之妾的「撒魯黑」，是乃蠻君王的妻妾或女嗣，但拉施特既說她是「出身于乃蠻部落的一個妃子」，我們泛泛的說她是答祿氏的人，恐怕不會錯。假如「撒魯黑」果然就是答祿乃蠻氏，而「答祿」和「帶倫」是同一氏族名稱的不同音譯，那麼，波斯史家拉施特所說忽必烈的乳母乃蠻人「撒魯黑」，和元朝文人劉岳申所說忽必烈的乳母「帶倫王姑」，二者之間也就可以畫上等號了。

拉施特又說，忽必烈很尊敬他的乳母——事實上也是他的庶母——「當她去世後，他經常懷念她，並進行施捨以〔安慰她的靈魂〕。」怎麼施捨，拉施特並未明確交代。我聯想到玉華宮的建造緣起。王暉和劉岳申在這方面一致無異，都說是為了一

⁴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頁227。

個長年服侍先父、先母的女人，讓她在這所宮觀裡學道誦經，祈禱長生天保佑皇家子孫萬歲無疆。玉華宮後來成為拖雷夫婦的原廟，除了擁有御賜常住田地之外，年年還享受皇帝御使或地方官員的供品祭拜。拉施特語焉不詳的「施捨」云云，或者是指玉華宮原廟祭拜，因種種緣故，無法具體如實形諸文字也。

五、也先不花

劉岳申的〈玉華宮碑〉，是應客省副使也先不花之請而寫。也先不花稱「帶倫王姑」為曾祖母。前文假定「帶倫」即「答祿」，為乃蠻國族。倘如能夠證明這個也先不花為答祿乃蠻氏，我們就愈能肯定「帶倫王姑」亦即《史集》說的乃蠻乳母「撒魯黑」。

但是，我並未能發現元代曾經官居客省副使、名為也先不花（Esen Buqa，「健牛」之意。含 Esen Buqa 的其他異譯）的第二條記載。鑒於個人傳記往往有所遺漏，鑒於人物記載往往僅記其片段，於是乎放寬條件，擴大範圍，以名為也先不花的元人為檢視對象，成為必要。按元代蒙古人、色目人以也先不花為名者多，然著名者少。其有碑傳、墓誌、行狀之類個人傳記存世者，屈指可數。吳澄（1249-1333）撰有〈故武義將軍臨江萬戶府上千戶所達魯花赤也先不花墓表〉。⁵⁰墓主也先不花（1236-1301）為乃蠻人，卒於大德五年，而〈玉華宮碑〉寫於一三二〇年代以後，故這個也先不花顯然不是〈玉華宮碑〉裡的也先不花。其他幾個也先不花，肯定都不是我們所尋覓的對象，不必細表。⁵¹

錢大昕《元史氏族表》著錄了幾個也先不花。其中一人特別引我注意。追查錢氏的著錄根據，應是元末明初閩縣人吳海（約 1314-1380）所撰〈友石山人墓誌〉。山人字用文，名翰（1333-1378），姓王氏，自高祖以下，世代仕宦元朝。逮至元末，王翰官至潮州路總管。元亡明興，王翰「浮海抵交趾，不果，屏居永福山中，為黃冠服十年，號友石山人。」洪武十一年（1378），有人上書薦他，「聞命下，嘆曰：『女豈可更適人哉。』」「有司迫就道，遂自引決，年四十有六。」王翰死後，吳海徵其家牒，誌其墓曰：

⁵⁰ 吳澄，《吳文正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7 冊），卷六七，頁 11 下-13 下。錢大昕《元史氏族表》（收入《二十五史補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據潛研堂集本排印，1967〕，第 6 冊），頁 68 即據此墓表列一世系。《元史氏族表》乃蠻人部分，以也先不花為名者，僅此一人。

⁵¹ 我所翻檢史料，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元都水監丞也先不花等祭孔林題名〉，編號 04621。

按王氏，先世齊人，陷沒於李元昊。元初取天下，賜姓唐兀氏。曾祖某，從下江淮，有功，授武德將軍，領兵千戶，鎮廬州，家焉。祖某，父某，迨君襲爵三世。君諱翰，仕名那木罕，年十六，領所部，有能名。⁵²

吳海和王翰是至交，見過王氏的家譜，寫了一篇〈王氏家譜敘〉。⁵³據該敘，《王氏家譜》有一特色：既兼錄祖宗所傳的「舊氏」（王氏）和天子所命的「新氏」（唐兀氏），又「皆著私名，而以河西名綴其意」。「王翰」是舊氏私名，「唐兀氏那木罕」就是新氏河西名。王翰先人的名字，今已不傳。我們僅知其父為武德將軍（正五品）「王也先不華」，生母夏氏，繼母孫氏，見吳海撰〈故王將軍夫人孫氏墓誌銘〉。⁵⁴這個「王也先不花」，是否就是〈玉華宮碑〉裡的客省副使（正六品或從六品）「也先不花」，「帶倫王姑」的曾孫呢？文獻不足，很難肯定，推測可能性不大。一、「王也先不花」生卒年不詳，其子王翰生於一三三三年，若以父子兩代相差三十歲、夫妻同齡計，則「王也先不花」生於一三〇三年，逆推至他的曾祖母生年，當為一二一三年，與忽必烈生於一二一五年相若，故「王也先不花」的曾祖母不太可能是忽必烈的乳母「帶倫王姑」。⁵⁵二、〈王氏家譜敘〉說，「世祖以其人（西夏）剛直守義，嘉之，賜姓唐兀氏，俾附國籍，次蒙古一等。」在元代四等人制度中，王氏家族列在二等，回歸中國以後，四代襲爵，世領千戶，家世雖非極貴，也算不低。倘若有人充當皇室乳媪，光彩有加，子孫應有所聞，《家譜》應有所書，而今吳海敘其家譜，為王家寫過幾篇文章，⁵⁶竟無一語及之，推測這是因為廬州王家（唐兀氏）實際上並無人為忽必烈的乳母故也。我原先設想，「帶倫王姑」或可理解為這位乳母本家姓「王」，夫家姓「帶倫」（即「答祿乃蠻氏」），故稱「帶倫王姑」。這個想法合不合事實，還待驗證。結果無論如何，說廬州的「王也先不華」和乳母「帶倫王姑」並無親族關係，大概不錯。

回到〈玉華宮碑〉。據該碑，客省副使也先不花稱「帶倫王姑」為「曾祖母」。假定「帶倫王姑」亦即拖雷侍妾撒魯黑，亦即忽必烈的庶母兼乳母，那麼，也先不花理

⁵² 吳海，《聞過齋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嘉業堂叢書》本影印，1985〕），卷五，頁11下-12上。引文見頁12上。

⁵³ 《聞過齋集》卷一，頁16上-17下。

⁵⁴ 同上書，卷五，頁10下-11下。

⁵⁵ 王翰生母夏氏，卒於一三三八年（時翰五歲），推測生於一三一〇～一三二〇間。假設繼母孫氏來孀在一三四〇年頃，年約二十歲，則亦生於一三一〇～一三二〇間【王翰年十六，領所部，時約一三四九年。他「從事于外十有六年」而聞繼母孫夫人訃，時約一三六五年。孫夫人年壽「五十有幾」，則生當一三一〇年代。兩種方式推測結果大略相同】。孫夫人「三年而寡」，時約一三四四年。王也先不花若與二妻同一年代出生，則年壽約三四十。

⁵⁶ 除家譜敘、孫夫人墓誌外，尚有〈送王潮州序〉（《聞過齋集》卷一）、〈友石山人墓誌銘〉（卷五）、〈王山人哀辭〉（卷六）、〈友石先生傳〉（卷六）、〈友石山人真贊〉（卷七）等。

所當然就是元朝皇室的一份子。但是，斟酌以下兩點情況，我不能不對也先不花的皇族身份有所懷疑。首先，如隨後一節即將提到，中國與波斯史料《元史》和《史集》都記載撒魯黑子孫若干人，卻不見也先不花之名，推測正是因為其人並非宗室之故。其次，據《元史》所載，中書省、樞密院、宣政院、太禧宗禋院等衙門各設有客省使、副，官階在正五、從六之間，地位不高。⁵⁷《元史》記載中書省客省使的職掌為，「掌直省舍人、宣使等員選舉差遣之事。」⁵⁸其餘諸院的客省使，其職掌應與中書省客省使無異，可謂權力有限。客省使副位既不尊、權又不重，恐怕不是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的成員願意屈就的職位。⁵⁹〈玉華宮碑〉中的也先不花，既官為客省副使，則其非為元朝的皇族成員，從而可知。然則也先不花既非皇族一員，那麼，「帶倫王姑」也就不會是他的血親「曾祖母」。我疑〈玉華宮碑〉中「曾祖母」為「曾祖姑」之誤，或「族曾祖母」之脫文，職是之故也。假使「曾祖母」果真為「曾祖姑」之誤，那麼，並非皇室成員的也先不花，在宗室世系上沒有他的名字，理所當然，而仕為客省副使，也就不足為奇了。基於以上的考量，本文次節〈屈出律世系及相關人物表〉中，我把也先不花放置在「帶倫王姑」的「族孫」的位置上，既照顧到了他與「帶倫王姑」的祖孫關係（為旁系親屬，非直系血親），也顯示了他並非黃金家族的一員。

六、乃蠻答祿氏

「老王姑」、「帶倫王姑」、撒魯黑的下落，我們遍尋不著；是三人、或兩人、或一人，我們很難確定。山窮水盡，前行無路。回顧已往的足跡，衡量所有的情況，我覺得我們尋找的對象，可能是同一個人，名撒魯黑，乃蠻答祿氏，與太陽汗、屈出律同氏族，但非一家。也先不花是她的曾侄孫。⁶⁰他把「帶倫王姑」的故事告訴劉岳申，請求劉氏撰為文字，以備刻石立碑，用資紀念。這需要稍作說明。

- ⁵⁷ 據《元史》所載客省使、副品秩，在中書省為正五（四員）、正六（二員），在樞密院為從五、從六（具二員）；宣政院客省使從五（二員），副使（一員）品秩闕載；太禧宗禋院客省使、副（具二員）品秩亦闕載。見《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中書省掾屬·客省使〉條，頁2125；卷八六，〈百官志二·樞密院·客省使〉條，頁2156；卷八七，〈百官志三·宣政院·客省使〉條，頁2194；卷八七，〈百官志三·太禧宗禋院〉條，頁2207。
- ⁵⁸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中書省掾屬·客省使〉條，頁2125。
- ⁵⁹ 元朝皇族成員的封王和婚媾，研究已夥，惟仕宦方面，幾乎是空白一片，尚待努力。
- ⁶⁰ 〈玉華宮碑〉記也先不花稱「帶倫王姑」為「曾祖母」，我疑為「曾祖姑」之謬誤，或為「族曾祖母」之脫文，前文已屢屢言之，下文「六、乃蠻答祿氏」末尾還有更多的討論。

爲方便說明，茲據黃潛撰〈答祿乃蠻氏先塋碑〉、《元史·宗室世系表》及《史集》製作〈屈出律世系及相關人物表〉如下：

表二：〈屈出律世系及相關人物表〉

I	II	III	IV	V	VI	VII				
屈出律 (?-1218，曲出祿、曲書祿、古失魯克)	徹溫 (季子) ♀ 耶律氏 (?-1248?)	抄思 (1205-1248) ♀ 張氏 (1215-1284，賜名安坦 Altan) ♀ 康里氏	教化的	拜的迷失 (梁氏子四：) 1 不花 2 曩加駉 (文圭) 3 燕真不花 4 延壽 (庶子一：) 5 掇落駉 (梁氏女婿：) 1 阿哈八失 2 答失蠻 3 鐵哥	(別的因孫：) 1 阿馬禿 2 脫脫 3 豬狗 4 孛蘭溪 5 守恭 (天曆三年1330 進士) 6 守禮 (泰定四年1327 進士) 7 完哲 (別的因孫女婿：) 張行簡 閔安達兒 趙期頤 唐兀康埜仙	(別的因曾孫：) 脫因 火你赤 與權 (至正二年1342 進士)				
			□ (長子)							
			□ (次子)							
			♀ 領昆 (♂ 拖雷，1190?-1232)				忽覲都			
□ (乃蠻答祿氏)	♀ 撒魯黑 (♂ 拖雷，1190?-1232) 〔老王姑?〕 〔帶倫王姑?〕	1 朮里客								
		2 末哥 (1215-1261~1262)	1 昌童 (《元史》，1261年封永寧王) 1 昌童 2 也不干、 3 不刺惕 (據《史集》，三子如上)	伯帖木兒 (《元史》)	伯顏帖木兒 (《元史》，1330年改封「卯澤」為永寧王)					
	□	□	□	〔也先不花?〕						
札阿紺孛	♀ 唆魯禾帖尼 (♂ 拖雷，1190?-1232)	蒙哥 (1209-1259)								
		忽必烈 (1215-1294)								

據〈先塋碑〉，屈出律「有子三人，伯仲皆逸其名，季曰敞溫。」敞溫娶契丹耶律氏。契丹（西遼）滅，敞溫亦卒，寡妻耶律氏攜帶幼子抄思投奔成吉思汗，留侍三皇后。抄思成年以後，隨從拖雷轉戰中國，在滅金戰爭中屢立戰功，受賜物件中包括河北大名城中的住宅一區。大名成爲抄思一家在中國的新故鄉。抄思之母耶律氏大約卒於一二四八年，葬大名。抄思及妻張氏，亦葬於大名。一三〇九年，抄思之子別的因卒，始葬汴梁扶溝。一三二九年，別的因妻梁氏卒，葬扶溝，家人並將先世三喪（耶律夫人、抄思公、張夫人）自大名奉遷至扶溝兆域，唯爲新塋立碑的原先計畫，因故直到二十年後才得以實現。

〈先塋碑〉主要是敘述三四兩代領軍治民的仕宦經歷。抄思在太宗時授萬戶，鎮隨州，移鎮潁州。別的因初襲鎮守副萬戶，官至台州路達魯花赤。其後數代，除早卒者外，大多擔任官職。六七兩代還出過三名進士。答祿與權（約 1311-1382）更以詩歌顯著於元末明初。抄思家族的顯赫成就，不能不歸功於來自西遼契丹皇族的耶律夫人、來自代州的張夫人，以及來自大名的梁夫人，這幾個女性的善於相夫教子。另一方面，抄思家族的光榮歷史，還能流傳至今，我們不能不感謝趙期頤和黃潛兩個人。趙期頤是屈出律的第五代孫女婿，也是答祿守禮泰定四年（1327）科舉同年，他撰寫的行狀詳述答祿氏的先世，後來（1349 或 1350）成爲黃潛寫作〈答祿乃蠻氏先塋碑〉的唯一根據。

〈先塋碑〉對屈出律的長子和次子，除了說「伯仲皆逸其名」之外，隻字不提。碑文末尾引述行狀的話說，「〈狀〉稱乃蠻之破滅也，其本支幾無類矣。耶律夫人煢煢然挈孤子歷艱險，終以全其後，可悲也已。」讓人感到屈出律長次兩房可能已被殺戮淨盡，一無子遺。「其本支幾無類矣」的「本支」兩字，是否指稱太陽汗、屈出律這一家族；所謂「答祿乃蠻氏」是否相當於「本支」，或者範圍更廣，包括與「本支」有親族關係的所有的人。這都是很難解決的問題。乃蠻人經歷蒙古兩度（1204、1218）屠殺，死傷慘重，應無疑問，但若說答祿之族消滅殆盡，幾無存者，則有誇張之嫌。世祖至元五年（1268）三月，敕「罷諸路女直、契丹、漢人爲達魯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蠻、唐兀人仍舊。」^①可見國亡之後，因緣際會來到中國的乃蠻人不會太少。錢大昕《元史氏族表》內，明確記載屬於答祿乃蠻的有三家，以曲出律一家爲最顯，其餘兩家——帖木哥及湯閭，皆爲元末人，相關記載極少，肯定與忽必烈的乳母「帶倫王姑」或乃蠻人撒魯黑並無關涉。

^①《元史》卷六，〈世祖紀三〉，頁 118。

〈先塋碑〉說，屈出律的長次二子名字已經不傳。推測原因不外是：一、兩房家人全部在戰爭中死亡；二、兩兄弟尚有遺種存留人間，因無顯著仕宦履歷，後代子孫已不復能記憶。我以為第二種可能性較高。〈先塋碑〉只說「逸其名」，不言亡其身，不言子孫具亡，或者因此之故。那麼，〈玉華宮碑〉中的也先不花有無可能是屈出律的長子或次子的後代呢？我以為可能性不大，說詳下文。

前引《史集》兩段文字，首先提到拖雷的一個妻子——「領昆哈敦」，說她是屈出律之女；而後兩次提到拖雷的一個妾——「撒魯黑」，說她是「乃蠻部人」，說她是「出身于乃蠻部落的一個妃子」，不提她與屈出律或領昆哈敦有無關係。我們據此推測，撒魯黑並非屈出律之女，亦非屈出律的姊妹，太陽汗之女。她可能只是乃蠻國族答祿氏族的一員，與太陽汗、屈出律父子沒有直接的血緣關係。

由於領昆、撒魯黑、唆魯禾帖尼三人，都是拖雷之妻，而忽覲都、末哥、蒙哥、忽必烈四人，都是拖雷之子，故而在表二中，我把這三女（母）、四男（子）依次安置在第Ⅱ、Ⅲ兩代的欄位中。領昆出身乃蠻答祿氏，撒魯黑疑亦出身乃蠻答祿氏，唆魯禾帖尼出身蒙古怯烈氏，出身氏族、家族不同，不能論輩份先後，她們在表中被放置在同一世代（Ⅱ），並非表示她們輩份相同，我用意在顯示她們與其他相關人物（屈出律、拖雷、忽覲都、忽必烈等）的父女、夫妻、母子關係，俾便讀者參照。

前文曾經假設帶倫王姑即撒魯黑，並懷疑〈玉華宮碑〉中的「曾祖母」帶倫王姑為「曾祖姑」之誤。據《史集》，拖雷正妃唆魯禾帖尼生忽必烈之後兩個月，拖雷之妾撒魯黑生了末哥，後來，由於成吉思汗之命，撒魯黑做了忽必烈的乳母。《史集》和《元史》一致提到末哥長子名昌童。《史集》沒有提到昌童的子孫，可能是《史集》成書較早（1311年編竣，進呈伊利汗完者都），昌童子孫幼弱或尚未出生，或其它因素。《元史》卷一百七〈宗室世系表·末哥大王位〉記錄這樣一個世系：末哥——昌童大王——伯帖木兒大王——永寧王伯顏帖木兒。卷一百八〈諸王表·永寧王〉條下有如下記錄：「卜顏帖木兒。卯澤，至順元年（1330）封。」兩表具不見〈玉華宮碑〉中的也先不花的名字。¹²推測也先不花並非末哥後人，亦無王封，所以〈玉華宮碑〉中只稱他的官銜「客省副使」。換言之，撒魯黑的直系血親中並無也先不花其人；倘若有之，應為旁系子孫。假如撒魯黑與「帶倫王姑」為一人，那麼，〈玉華宮碑〉說

¹² 承南京大學陳得芝教授賜教，我查閱了村岡倫（Muraoka Hitoshi）所撰〈永寧王の系譜とその投下領〉一文，該文廣泛蒐集中西史料，考證並重建宗王末哥的世系，亦不見也先不花之名，蓋因其人本非皇族故也。文見森田憲司編集，《13、14世紀東アジア史料通信》第3号（奈良：奈良大學文學部史學科，2005），頁1-10。村岡此文後改題〈元代永寧王家の系譜とその投下領〉，刊於《東洋史苑》66（2006）：1-20。

「帶倫王姑」是「曾祖母」，也就不對了。前文曾經懷疑〈玉華宮碑〉中的「曾祖母」帶倫王姑為「曾祖姑」之誤，並且推測這種錯誤應是傳抄疏忽所致。也先不花如果的確是帶倫王姑（撒魯黑）的血親曾孫，《元史》世系、諸王兩表中不見他的名字，〈玉華宮碑〉中隻字不提他的父祖輩，不是十分可疑嗎？

七、不揭之謎

前文討論的基本資料有三：一是王惲抄錄下來的中統二年（1261）玉華宮〈護持聖旨〉；二是半個多世紀後劉岳申據也先不花的轉述而撰寫的〈玉華宮碑〉；三是波斯人拉施特一三一一年完成的《史集》中關於拖雷之妾撒魯黑的記載。三種資料的主角都是一位女性，稱呼不同，信息有限，疑問不少，似乎是不同的三個人。可是，細加思考之後，我懷疑三種資料說的很可能是同一個人。我缺乏明確的證據，只能大膽假設，反覆推敲。一人之說，只是目前臆測的結果。是非對錯，尚待更多新舊材料來驗證。

茲根據臆測所得，結合元代史事，串連前述資料，嘗試勾勒這位女性的生平大略。她出身乃蠻答祿氏，名撒魯黑（伯撒刺黑），並非乃蠻國王太陽汗、屈出律父子的妻妾或女嗣，但是同屬顯貴的答祿氏。這一氏族，元代文獻有幾個異譯，如達魯、答魯。《申齋集》〈玉華宮碑〉「帶倫王姑」的「帶倫」，以及同書〈回會墓誌銘〉「大倫乃蠻氏」的「大倫」，應當都是「答祿」的異譯。

蒙古人在一二〇四年擊潰太陽汗，滅亡乃蠻，太陽汗的美麗妻子古兒別速成了成吉思汗的一個妻子。一二一八年，蒙古大將哲別進兵西遼，斬殺竊據王位的屈出律。屈出律之女領昆成了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之妻。大概在此之前某年，⁶⁵撒魯黑因故進入蒙古宮廷，可能先當女侍，後來成為拖雷妻妾中的一員，年紀大約二十出頭。一二一五年，拖雷正妃唆魯禾帖尼（唐妃娘娘）生下忽必烈。兩個月後，撒魯黑生下末哥。可能因為她的身體狀況更適合哺育成吉思汗更為鍾愛的孫子忽必烈，撒魯黑奉命做了忽必烈的乳母。親生子末哥則交給別人去喂養。「她把他看作自己的孩子，盡心竭力地看護他。」拉施特的這句話，〈玉華宮碑〉提供了有力的佐證。所謂「太后嘉

⁶⁵ 據《史集》，屈出律（古失魯克汗）被擊潰（1218），女領昆被俘，後為拖雷所納。又據《史集》，忽必烈出生後不久，撒魯黑就做了他的乳母。忽必烈出生於一二一五年，故撒魯黑進入蒙古宮廷應早於領昆。或者因為領昆為屈出律之女，尊榮貴顯勝過撒魯黑，故《史集》的敘述先領昆、後撒魯黑，謂領昆為可敦，為妻，謂撒魯黑為妾。

其忠愛之至，世皇懷其保抱之勤」，所謂「言念斯母，如古師氏。保抱持，功贊天地」，在在證明「帶倫王姑」十分成功的扮演了侍妾和乳母的雙重角色。兩種記載，前後印證，中西相照。答祿氏撒魯黑和帶倫王姑，很難說不是一個人。

〈護持聖旨〉沒有提及「老王姑」和忽必烈間有無乳母與乳子的關係，但指出「老王姑」長年侍奉拖雷夫婦，並且「周旋之間，曾無過舉。」在這方面，它與《史集》和〈玉華宮碑〉的記載一致無異。〈護持聖旨〉和〈玉華宮碑〉並且在該宮的興建緣由方面，說法一致，都說是忽必烈爲了先父、先母的一位女侍而建，讓她學道其中，爲皇家子孫祈福。這些一致，不能不讓人懷疑「老王姑」與「帶倫王姑」爲一人。至於稱呼的不同，原因不易判斷。客省副使也先不花對於自己以及「曾祖母」或「曾姑姑」的出身氏族，應當不致忘記或錯記。「帶倫」兩字或者就是他或劉岳申選用的音譯字。至於五十多年前，傳達忽必烈口令以及草撰〈護持聖旨〉的人，對於撒魯黑的出身，可能不甚了了，故而遵循當日人們對她的敬稱，稱之爲「老王姑」，意爲「老祖母」，並且衡量情況，創造出「王道婦」這個純粹漢式的名字，用於〈護持聖旨〉的書面文語中，稱呼他們不知其名氏的撒魯黑。《史集》所說，撒魯黑去世後，忽必烈「經常懷念她，並進行施捨以安慰她的靈魂。」引人遙想玉華宮的影堂祭祀及其在元代原廟中的特殊地位。

一二一五年生下末哥，做了忽必烈的乳母以後，直到一二六一年忽必烈爲她這位乳母敕建玉華宮止，四十多年間，撒魯黑在歷史記錄上消聲匿跡，一片空白。親戚左右，或者故去，或者上台，扮演或輕或重的角色。一二三二年，拖雷亡故，撒魯黑成爲寡婦，年近四十。拖雷正妃唆魯禾帖尼婉拒大汗窩闊台的要求，不與皇子貴由結褵，獨立領軍治民，撐持門戶。撒魯黑可能也面臨守志或再醮的困難抉擇。〈護持聖旨〉說，「鍊師王道婦，賦性純正，執志不回，挺挺然有古烈婦之風。」這裡的「王道婦」，我以爲就是「帶倫王姑」，就是「撒魯黑」。王道婦或撒魯黑執的是甚麼志，是甚麼烈婦之風，〈護持聖旨〉相當曖昧。我認爲最可能、最合理的解釋是，撒魯黑拒絕了游牧民族的收繼婚俗，拒絕再醮。玉華宮建於真定，真定是拖雷家的采邑，證明撒魯黑成爲拖雷家族的一員之後，終身沒有脫離拖雷家族。

一二五一年，拖雷長子蒙哥登極。同年，忽必烈受命統治漠南漢地，開府金蓮川（上都開平府）。一二五二年，唐妃去世。撒魯黑侍奉多年的夫婿、正妃全都離開了人間。我們無從知悉拖雷伉儷在世之日，撒魯黑是否與之長相左右，隨侍在側。蒙哥親征四川，撒魯黑之子末哥領兵以從。一二五七年丁巳分封，河南府劃爲末哥的食邑，享有五千五百五十二隸屬民戶上供的五戶絲歲賦。末哥與道家人物有所往來，並不排斥道教。忽必烈與末哥異母兄弟的活動重心在中國，他們的中國經歷，對做爲乳母與

生母的撒魯黑最後定居中國，獨守青燈的決定，應當不無影響。忽必烈在一二六〇年繼位為帝，時年四十有六。撒魯黑已屆垂暮之年。感念乳母的哺育之恩，侍奉之勞，敬佩庶母、乳母的烈婦風範，忽必烈於是乎替她蓋了一所道觀，實現她入道的願望。她出身乃蠻，乃蠻為蒙古所滅，或者因此之故，人們諱言她的身世，稱她為「老王姑」。「老王姑」是敬稱，意同「老祖母」。忽必烈出生當年（1215），蒙古人對中國依然採用一二一一年侵入中國以來的打帶跑掠奪戰略。金朝皇帝前一年才從燕京避兵南遷到開封。華北成為蒙古騎兵、漢人軍閥、金朝殘部、雞鳴狗盜之徒的天下，遍地烽火，無處不亂。倖傳至今的文獻資料找不到一位「王」姓女性被擄往蒙古，成為拖雷的女侍妻妾、忽必烈的乳母的記載。「老王姑」為漢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⁶⁴隱身玉華宮後，六七十歲的「老王姑」大概不久人世。文獻上失去了她的蹤影。她的子孫，文獻記載既少而且相當簡略。十四世紀前半，客省副使也先不花，為我們所不知悉的原因，把她——「曾祖姑」、「帶倫王姑」與玉華宮的故事，說與文人劉岳申，請他寫就了一篇〈玉華宮碑〉，保留在劉氏的《申齋集》中，流傳至今。我們推測，〈玉華宮碑〉的「帶倫王姑」，也就是〈護持聖旨〉中的「老王姑」，波斯文《史集》中的撒魯黑。然而，即使我們的推測果然正確無誤，忽必烈的這位乳母，其實還是個謎。我們知道的太少了！

（初稿 2009.10.29；二稿 2009.11.27；三稿 2010.3.19；定稿 2010.10.19）

⁶⁴ 蒙古人於一二〇五年攻西夏，一二一一年攻金，多掠民人，固然有可能擄獲「王」姓漢族女性遠赴草原，成為一二一五年出生的忽必烈的乳母，但這種可能性不高。按：一二一四年，金宣宗（1213-1224）向蒙古求和，被迫獻出衛紹王（1208-1213）之女及童男女五百等。此女即成吉思汗第四斡耳朵（ordo）的「公主皇后」。一二二〇年，長春真人丘處機（1148-1227）奉召赴西域雪山講道，曾見到這位公主皇后，還見到了金「章宗二妃曰徒單氏、曰夾谷氏，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假如有一「王」姓漢女被帶往蒙古，做了拖雷的妻妾，成為忽必烈的乳母，文獻上應當不會緘默，有所反映。忽必烈「王」姓乳母，今無蹤跡可尋，與其說是文獻失載或亡佚，毋寧認為並無「王」姓乳母其人。關於公主皇后，參見脫脫，《金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卷一四，〈宣宗紀上〉，頁304；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證，《大金國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325；《元史》卷一，〈太祖紀〉，頁17；李志常撰，王國維（1877-1927）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收入《王觀堂先生全集》〔臺北：文華出版公司，1968〕），卷上，頁20-21；劉曉，〈成吉思汗公主皇后雜考〉，《民大史學》第五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引用書目

(一) 傳統文獻

- 不著撰人，〈元都水監丞也先不花等祭孔林題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編號 04621。
- 不著撰人，《大元聖政國朝典章》，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景館藏元刊本，1972。簡稱《元典章》。
- 王宗昱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藏元至治二年（1322）刊本之明代修補本影印。
- 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據明弘治刊本（弘治十一年〔1498〕車璽序）影印，1965。
- 王惲，《秋澗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1200-1201 冊。
- 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證，《大金國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吳海，《聞過齋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嘉業堂叢書》本影印，1985。
- 吳澄，《吳文正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7 冊。
- 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
- 宋濂，《元史》，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
- 李志常撰，王國維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收入《王觀堂先生全集》，臺北：文華出版公司，1968。
- 李見荃等纂，《林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二十一年石印本影印，1968。
-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 11 冊。
- 李道謙輯，《甘水仙源錄》，收入胡道靜等選輯，《道藏要籍選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 6 冊。
- 汪輝祖，《元史本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拉施特（Rashid al-Din）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第二卷，1986。
- 迺賢，《河朔訪古記》，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據清咸豐伍崇曜校刊《粵雅堂叢書》本影印，1965。

- 梁章鉅著，王釋非、許振軒點校，《稱謂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 屠寄，《蒙兀兒史記》，收入《中國學術名著·第五輯》，臺北：世界書局，1962。
- 張從正，《子和醫集·儒門事親》，收入鄧鐵濤等編校，《中醫古籍整理叢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
- 脫脫，《金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
- 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陳銘珪（教友）撰，《長春道教源流考》，合肥：黃山書社，2005。
-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據常熟瞿氏、上元宗氏、日本岩崎氏藏元刊本配補影印，1979。
- 劉岳申，《申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4冊。
- 劉岳申，《申齋集》，《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集部，別集類，第402冊。
- 劉岳申，《申齋集》，上海圖書館藏孔氏嶽雪樓影抄本。
- 劉岳申，《申齋集》，上海圖書館藏韓泰華玉雨堂藏抄本。
- 劉岳申，《申齋劉先生文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據趙氏星鳳閣抄本影印，1970。
- 劉岳申，《申齋劉先生文集》，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陸香圃三間草堂抄本。
- 劉岳申，《申齋劉先生文集》，上海圖書館藏彭元瑞知聖道藏抄本。
- 劉岳申，《申齋劉先生文集》，縮影膠片，據傳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配補歸安陸氏皕宋樓抄本攝製。
- 錢大昕，《元史氏族表》，收入《二十五史補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據潛研堂集本排印，1967。
-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收入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 薩都刺，《薩天錫詩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據明弘治刊黑口本影印。
- 韓百詩（Louis Hambis）著，張國驥譯，《元史·諸王表箋證》，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5。
- 蘇天爵，《國朝文類》，收入《四部叢刊·正編》，據元至正年間杭州路西湖書院刊本影印。
- 蘇天爵著，姚景安點校，《國朝名臣事略》，北京：中華書局，1996。
- de Rachewiltz, Igor, e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Vol.I, Leiden; Boston: Brill, 2004.
- Ромаскеич, А. А., Хетагуров А. А., *Джами' at-Tawārīkh*, Т.1. ч.1, Москва, 1965.
- Rashīd al-Dīn Fadl Allāh, *Jami' al-Tawārīkh*. Manuscript, 1317.

(二) 近人論著

白壽彝總主編，陳得芝主編

1997 《中國通史》，第八卷，第14冊，《中古時代·元時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昌彼得

1970 〈《申齋劉先生文集》敘錄〉，《申齋劉先生文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

洪金富

2008 〈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1-40。

2008 〈唐妃娘娘阿吉剌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41-62。

許正弘

2010 〈試論元代原廟的宗教體系與管理機關〉，《蒙藏季刊》19.3：54-79。

陳高華

2005 〈元代詩人迺賢事蹟考〉，收入氏著，《陳高華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頁227-251。

楊鐮

1998 《元西域詩人群體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元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村岡倫 (Muraoka Hitoshi)

2005 〈永寧王の系譜とその投下領〉，收入森田憲司 (Morita Kenji) 編集，《13、14世紀東アジア史料通信》第3号，奈良：奈良大學文學部史學科，頁1-10。村岡此文後改題〈元代永寧王家の系譜とその投下領〉，刊於《東洋史苑》66 (2006)：1-20。